

雅舍人生

梁实秋代表作系列

梁实秋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雅舍人生

梁实秋代表作系列

梁实秋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雅舍人生 / 梁实秋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6

(梁实秋代表作系列)

ISBN 978-7-5399-3573-7

I. ①雅… II. ①梁…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
现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19491 号

书 名	雅舍人生
著 者	梁实秋
责任编辑	姚 丽
责任校对	姜圣慧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字 数	190 千
印 张	9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573-7
定 价	20.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文

我的父亲梁实秋生于一九〇三年一月六日（阴历腊八即十二月初八日），故居在北京东城区内务部街二十号（现为三十九号）西厢房内，1987年去世，享年八十七岁。

父亲一生自美国留学返国以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终生从事教授职业，业余时间从事写作、翻译、编辑等工作。

数十年来笔耕不辍，洋洋一千万余言。翻译了大量书籍，其中如莎士比亚四十余个剧本及十四行诗，历时三十八年始完稿，成为莎翁著作一支笔译成中文的世界第一人。其他时间大部分写些散文，编英汉字典及编写教科书等。晚年写成英国文学史及英国文学选（约一百二十万字）。本想把中国文学史译成英文本，供外国人阅读，但可惜未完成此心愿即故去，临终时把笔横放在稿纸上，悠然逝去，留下了遗憾。

我母亲程季淑是家庭妇女，婚后相夫教子，

伺候父母长辈一生。父亲梁实秋一生写作生涯不断，成绩显著也是与我母亲这位贤内助的支持和鼓励分不开的。父亲从不管家务事，除到校和单位上班教课以外，其他时间几乎全部投入写作，家务事全由我母亲操作管理，他从不分心。所以我母亲故后，父亲十分怀念妈妈，含泪写出“槐园梦忆”一书，纪念妈妈一生事迹和对他的帮助，十分感人，出版以来，风行于世。

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的喜庆日子里，欣闻译林出版社拟再翻印“槐园梦忆”及一些散文作品，我想也算是作一些贡献吧！

美文与读者共享，父母在天之灵也会感到欣慰！

八十二岁梁文茜于

北京寓所

2009.10.23

目 录

| 序文

| 第一辑 雅舍小品三集

- 003 书房
- 007 送礼
- 011 排队
- 015 爆竹
- 018 腌猪肉
- 021 萝卜汤的启示
- 023 喜筵
- 027 年龄
- 031 搬家
- 035 鞦
- 038 讲演
- 043 同乡

- 047 代沟
051 唐人自何处来
053 健忘
057 暴发户
060 懒
063 馋
067 鼾
070 喝茶
074 饮酒
078 吸烟
082 签字
085 狗肉
088 过年
090 梦
093 电话
096 饭前祈祷
099 照相
102 圆桌与筷子
106 廉
109 烧饼油条

第二辑 雅舍小品四集

- 115 让
118 “啤酒”啤酒
122 守时
126 对联

130	图章
134	钱
138	勤
140	包装
143	头发
147	制服
149	职业
153	书法
156	厨房
160	废话
163	求雨
166	一条野狗
169	幸灾乐祸
172	快乐
175	北平的冬天
179	领带
182	点名
184	奖券
187	婚礼
191	铜像
194	计程车
198	鬼
202	好汉
205	球赛
208	偏方
212	窝头

215	厌恶女性者
217	教育你的父母
220	干屎橛
222	风水
226	天气
229	礼貌
232	高尔夫

第三辑 实秋杂文

237	利用零碎时间
240	养成好习惯
242	胖
245	作文的三个阶段
247	中国语文的三个阶层
250	玛克斯·奥瑞利阿斯
256	独来独往
258	一个《读者文摘》的读者的感想
260	忆老舍
265	悼念道藩先生
269	忆冰心

第一辑 雅舍小品三集

书房

送礼

排队

爆竹

腌猪肉

萝卜汤的启示

喜筵

年龄

搬家

鞦

讲演

同乡

代沟

唐人自何处来

健忘

暴发户

.....

书 房

书房，多么典雅的一个名词！很容易令人联想到一个书香人家。书香是与铜臭相对待的。其实书未必香，铜亦未必臭。周彝商鼎，古色斑烂，终日摩挲亦不觉其臭，铸成钱币才沾染市侩味，可是不复流通的布泉刀错又常为高人赏玩之资。书之所以为香，大概是指松烟油墨印上了毛边连史，从不大通风的书房里散发出来的那股怪味，不是桂馥兰薰，也不是霉烂馊臭，是一股混合的难以形容的怪味。这种怪味只有书房里才有，而只有士大夫人家才有书房。书香人家之得名大概是以此。

寒窗之下苦读的学子多半是没有书房，囊萤凿壁的就更不用说。所以对于寒苦的读书人，书房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豪华神仙世界。伊士珍《琅嬛记》：“张华游于洞宫，遇一人引至一处，别是天地，每室各有奇书，华历观诸室书，皆汉以前事，多所未闻者，问其地，曰：‘琅嬛福地也。’”这是一位读书人希求冥想一个理想的读书之所，乃托之于神仙梦境。其实除了赤贫的人饕餮不继谈不到书房外，一般的读书人，如果肯要一个书房，还是可以好好布置出一个来的。有人分出一间房子养来亨鸡，也有人分出一间房子养狗，就是匀不出一间做书房。我还见过一位富有的知识分子，他不但没有书房，也没有书桌，我亲见他的公子趴在地板上读书，他的女公子用一块木板在沙发上写字。

一个正常的良好的人家，每个孩子应该拥有一个书桌，主

人应该拥有一间书房。书房的用途是庋藏图书并可读书写作于其间，不是用以公开展览借以骄人的。“丈夫拥有万卷书，何假南面百城！”这种话好像是很潇洒而狂傲，其实是心尚未安无可奈何的解嘲语，徒见其不丈夫。书房不在大，亦不在设备佳，适合自己的需要便是。局促在几尺宽的走廊一角，只要放得下一张书桌，依然可以作为一个读书写作的工厂，大量出货。光线要好，空气要流通，红袖添香是不必要的，既没有香，“素腕举，红袖长”反倒会令人心有别注。书房的大小好坏，和一个读书写作的成绩之多少高低，往往不成正比例。有好多著名作品是在监狱里写的。

我看见过的考究的书房当推宋春舫先生的楬木庐为第一，在青岛的一个小小的山头上，这书房并不与其寓邸相连，是单独的一栋。环境清幽，只有鸟语花香，没有尘嚣市扰。《太平清话》：“李德茂环积坟籍，名曰书城。”我想那书城未必能和楬木庐相比。在这里，所有的图书都是放在玻璃柜里，柜比人高，但不及栋。我记得藏书是以法文戏剧为主。所有的书都是精装，不全是 buckram（胶硬粗布），有些是真的小牛皮装订（half calf, ooze calf, etc），烫金的字在书脊上排着队闪闪发亮。也许这已经超过了书房的标准，微近于藏书楼的性质，因为他还有一册精印的书目，普通的读书人谁也不会把他书房里的图书编目。

周作人先生在北平八道湾的书房，原名苦雨斋，后改为苦茶庵，不离苦的味道。小小的一幅横额是沈尹默写的。是北平式的平房，书房占据了里院上房三间，两明一暗。里面一间是知堂老人读书写作之处，偶然也延客品茗。几净窗明，一尘不染。书桌上文房四宝井然有序。外面两间像是书库，约有十个

八个书架立在中间，图书中西兼备，日文书数量很大。真不明白苦茶庵的老和尚怎么会掉进了泥淖一辈子洗不清！

闻一多的书房，和“闻一多先生的书桌”一样，充实、有趣而乱。他的书全是中文书，而且几乎全是线装书。在青岛的时候，他仿效青岛大学图书馆庋藏中文图书的办法，给成套的中文书装制蓝布面，用白粉写上宋体字的书名，直立在书架上。这样的装备应该是很整齐可观，但是主人要作考证，东一部西一部的图书便要从书架上取下来参加獭祭的行列了，其结果是短榻上、地板上。惟一的一把木根雕制的太师椅上，全都是书。那把太师椅玲珑帮硬，可以入画，不宜坐人，其实亦不宜于堆书，却是他书斋中最惹眼的一个点缀。

潘光旦在清华南院的书房另有一种情趣。他是以优生学专家的素养来从事我国谱牒学研究的学者，他的书房收藏这类图书极富。他喜欢用书护，那就是用两块木板将一套书夹起来，立在书架上。他在每套书系上一根竹制的书笈，笈上写着书名。这种书笈实在很别致，不知杜工部《将赴草堂途中有作》所谓“书笈药里封尘网”的书笈是否即系此物。光旦一直在北平，失去了学术研究的自由，晚年丧偶，又复失明，想来他书房中那些书笈早已封尘网了！

汗牛充栋，未必是福。丧乱之中，牛将安觅？多少爱书的人士都把他们的苦心聚集的图书抛弃了，而且再也鼓不起勇气重建一个像样的书房。藏书而充栋，确有其必要，例如从前我家有一部小字本的图书集成，摆满上与梁齐的靠着整垛山墙的书架，取上层的书须用梯子，爬上爬下很不方便，可以充栋的书架有时仍是不可少。我来台湾后，一时兴起，兴建了一个连在墙上的大书架，邻居绸缎商来参观，叹曰：“造这样大的木架有什

么用，给我摆列绸缎尺头倒还合用。”他的话是不错的，书不能令人致富。书还给人带来麻烦，能像郝隆那样七月七日在太阳底下晒肚子就好，否则不堪衣鱼之扰，真不如尽量地把图书塞入腹笥，晒起来方便，运起来也方便。如果图书都能作成“显微胶片”纳入腹中，或者放映在脑子里，则书房就成为不必要的了。

送 礼

俗语说：“官不打送礼的。”此语甚妙。因为从前的官不是等闲人，他是可以随便打人的，所以有人怕见官，见了官便不由的有三分惧怕，而送礼的人则必定是有求于人，惟恐人家不肯赏收，必定是卑躬屈膝春风满面点头哈腰老半天，谁还狠得下心打笑脸人？至于礼之厚薄倒无关宏旨，好歹是进账，细大不齷，收下再说。

不过送礼的人也确实有些是该打屁股的。

送礼这件事，在送的这一方面是很苦恼的一个节目，尤其是逢时按节的例行送礼。前例既开，欲罢不能。如果是个什么机构之类，有人可以支使采办，倒还省事。采办的人在其中可以大显身手。礼讲究四色，其中少不得一篮应时水果，篮子硕大无朋，红绳缎带，五花大绑，一张塑胶纸绷罩在上面，绷得紧，系得牢，要打开还很费手脚。打开之后，时常令人叫绝。原来篮子之中有草纸一堆坟然隆起，上面盖着一层光艳照人的苹果、梨、柑之类，一部分水果的下面是黑烂发霉的。四色之中可能还有金华火腿一只，使得这一份礼物益发高贵而隆重。死尸可以冷藏而不腐，火腿则必须在适当温度中长期腌制，而亚热带天气只适宜促成其速朽。我就收到过不止一只金玉其外的火腿，纸包得又俊又俏，绳子捆得紧紧的，露在外面的爪尖干干净净，红色门票上还有金字。有一天打开一看，嘿！就像医师

开刀发现内部癌瘤已经溃散赶紧缝起创口了事一般，我也赶快把它原封包起。原来里面万头攒动着又白又胖的蛆虫，而且不需竹筷贯刺就有一股浓厚的尸臭中人欲呕。我有意把这只金华火腿送走，使它物还原主，又真怕伤了他的自尊，而且西谚有云：“不要扒开人家赠你的一匹马的嘴巴看。”其意是对礼物不可挑剔。无可奈何之中，想起了平剧中有“人头挂高杆”之说，于是乘黄昏时候蹑手蹑脚的把这只火腿挂在大门外的电线杆上。自门隙窥伺之，果见有人施施然来，睹物一惊，驻足逡巡，然后四顾无人迅速出手，夹之而去，这只火腿的最后下落如何我就知道了。送水果、送火腿的人，那份隆情盛意，我当然是领受了。

英文里有个名词“白象”(white elephant)，意为相当名贵而无实用并且难于处置的东西。试想有人送你一头白象，你把它安顿在哪里？你一天需要饲喂它多少食粮？它病了你怎么办？它死了你怎么办？它发脾气你怎么办？我相信一旦白象到门，你会手足无措。事实上我们收到的礼物偶然也是近似白象，令人啼笑皆非。我收到一项礼物，瓶状的电桌灯一盏，立在地面上就几乎与我齐眉，若是放在太和殿里当然不嫌其大，可惜蜗居逼仄，虽不至于仅可容膝，这样的庞然巨制放在桌上实在不称，万一头重脚轻倒栽下来，说不定会砸死人。居然有客人来，欣赏其体制之雄伟，说它壮观，我立即举以相赠，请他把白象牵了出去，后遂不知其所终。

生日礼物，顺理成章的是一块大蛋糕。问题在，你送一块，他也送一块，一下子收到十块、二十块大蛋糕，其中还可能有两个人抬着拿进来的超大号的，虽说“好的东西不嫌多”，真的多了起来也是一患。我亲见有一位宦场中人，他生日那天收到三